

●经纬行吟●

## 闲逛民俗馆

□程学武

在一个叫章广的小镇,我目光虔诚地走进民俗馆。这一刻,我必须放慢脚步,必须目光仰视,必须拉住旧时光的手往回走。这时,时光就在春夏秋冬里,就在春耕的喧闹里,就在乡村千年光脉里。

民俗馆不大,上下两层,面积约200平米。在写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收藏里。一部老电话、一辆生锈的自行车、一盏黑乎乎的油灯……这些富有生活记忆和时代情怀的老物件,向我真实地讲述了渐渐远去的岁月故事。在面积不大的馆里,泥塑的先人们劳作着、思考着,正掰着手指,把日子过得生机而有活力。

晨光熹微,简单的农舍里,灶台、锅具、床铺,简单而又温暖。门口那副赭色石磨盘,圆形的、沉沉的,透着岁月的浸润,如同一个印章。盖在乡村的四季光阴里。沉睡的麦子,雪白的面粉,飘香的面食,渐次出现在眼前。乡村小路的尽头,有一棵老槐树,像个满面忧愁的长者,神态之间挂满了沧桑,将我的目光带往农耕文化深处,思绪里飘出庄稼的味道。

在塑料或不锈钢制品泛滥的年代,一个竹篮——带着农耕气息的用具,让我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这种草木做成的用具,拿在手里,有一种柔和、朴质、忠厚、亲切的感觉。抚摸着余温尚存的竹篮,眼前就有竹影摇曳,以及竹林里吹出的甜丝丝的风,还会记起“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等诗句。它们像农耕时代的前朝遗老,保持着昔年的衣冠风骨。

还有风车,也叫风谷机、扬谷机,是一种用来去除水稻等农作物子实中杂质、瘪粒、秸秆屑等的木制传统农具,由容器、出口口、手摇风扇、出口几部分组成。《天工开物》亦有记载。其外形酷似一头蹲伏的猛虎,深褐色的木质外壳被岁月磨得发亮,圆鼓鼓的肚子下方斜斜探出一张“大嘴”——那是漏斗形的喂料口,边缘因常年倾倒入谷物被磨出两道浅浅的月牙痕。而它敦实的“肚子”里,藏着最精巧的机关:一根裹着铁箍的水轴横亘其中,八片扇形木板错落排列,组成威风凛凛的风叶,仿佛随时准备搅动起一场“谷物的风暴”。它在农忙时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记忆里的收稻季,村庄上空总是回荡着风谷车的吱呀声。黄昏的晒谷场被夕阳染成蜜糖色,新割的稻子堆成小山。母亲手腕轻抖,稻谷便像金色瀑布般冲进喂料口。这时父亲赶忙攥紧铁柄,憋足劲儿顺时针转动。风叶飞旋的瞬间,出料口立刻涌出金灿灿的“溪流”,饱满的谷粒砸在竹匾上,发出清脆的“簌簌”声;而瘪谷和稻壳则被风从侧边的小窗口吹出,在空中划出细碎的弧线。

一顶用麦秸草编制的泛黄的草帽挂在墙上。它不仅是一种遮阳挡雨的工具,更是先人们对乡村的一种热爱和坚守。春天里,我的乡亲们戴着草帽,在田野里播种,任春雨在帽檐敲打着希冀的音符。而夏天,火辣辣的毒太阳穿不透草帽,翻滚的麦浪记录着汗水的足迹。

那置放在墙角的老式收音机,声音一出,仿佛在讲述久远的故事。爷爷亲手制作的旱烟袋、奶奶亲手裱糊的纸篓,一盏马灯、一尺布票、二两粮票、缝纫机、小人书、钟表……灶台上的热气,墙角摆放的农具,一景一物,仿佛还带着日子的体温,留存着一段渐行渐远的民俗风情,渗透着一段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寻常草木、人间烟火,都是极尽的趣味和温暖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民俗,而有民俗的地方就有文化。走在记忆深处,脑海里恍惚浮现出一幅忙碌的耕作图,隐约地嗅到了泥土、汗水、青草、稻谷的气味,听到了牛羊、山风、燕子、青蛙的声音,还看见了一群与镰刀、犁耙等农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人的那种迷茫。我的内心不仅是触动,更是一种感动、一声叹息。

一个民俗博物馆,一部千年乡村史啊!

●生活札记●

## 中都看灯

□陈金梅

元宵节后响,阿力斜在沙发上刷手机,忽然坐直了说:“晚上去明中都看灯会。”我有些诧异,他向来不爱凑热闹的。他倒爽快:“抖音上刷着了,想去瞅瞅。”

天黑透时,车子拐进中都大道,我便知道来对了。道上车挤车,人挨人,两旁的辅路停得满满当当,像码齐的火柴盒子。好不容易寻个空当泊了车,远远就望见西华门那片暖融融的光,人声顺着风飘过来,稠稠的。

走近了才看清,是橘黄的灯带沿着城墙的轮廓细细勾了一道,夜色里浮出一座城的影子,淡淡的,像用枯笔在生宣上扫出来的。人潮推着我们往里走,阿力忽然说:“你晓得元宵点灯的来历吗?”不等我答,他便道:“正月十五叫上元节,道教的名儿。唐朝佛教大兴,官民皆在这日燃灯供佛,后来便成了定俗。”我笑他:“理工生倒懂这些。”他摆手:“如今日子好了,人们便念着老礼。元宵节早进了‘非遗’,这些灯,不单是看个亮,里头有东西的。”

进了西华门,先见着三面大花鼓,上头彩凤翩翩的。凤阳凤画六百多年了,花鼓更是祖辈传下的声响,这两样“非遗”竟被一盏灯揉在了一起——凤栖鼓上,鼓承凤姿,灯光一照,羽翼仿佛要颤出音来。做主的人,是有心的。

穿过灯廊时,我留心看了那些灯。早先是蜡烛,费油且险;如今换作节能的灯珠,亮莹莹一片,星子似的,环保多了。阿力也点头:“老传统也得有新活法。”

荷花塘边最妙。蓝盈盈的灯铺在水上,水里也浮着一片蓝,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灯扎的动物憨态可掬:白兔萝卜、熊猫打滚、海马翘尾、鲤鱼弯身跃龙门……老戏文里的故事,竟被灯影

演活了。孩子们笑嚷着指认,大人眼里也亮晶晶的,许是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元宵夜了。

再往前走,便是灯树。枝干缠着白灯带,风一来,簌簌地摇,真应了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古人看的大抵也是这般光景吧?只是他们提的是纸灯笼,我们看的是电光;人间灯火年年相似,照见的却是不同的世道了。

心形长廊下聚的多是年轻男女。两条灯带弯作一颗心,月光斜斜透下来,影子偎在一处。有人举手机拍照,光闪过,笑容便定格了。想来唐明皇与杨贵妃若在今日,也不必“七月七日长生殿”了,寻常元宵夜,寻常灯影下,便能说尽一世的话。

最惹眼的是一只孔雀灯,彩屏开得满满的,每一羽都缀着细碎的灯光,仿佛一抖就要落下金粉来。边上便是小吃摊子,臭豆腐、羊肉串的味儿混在风里,热腾腾地往人鼻子里钻。游乐园那边秋千荡得老高,孩子的笑声像一串铃铛,撞碎了又聚拢。

忽然一抬头,望见一轮巨大的“月亮”灯悬在深处,周遭散着细小的星子灯。不知怎的,就想起这些年“上天”的事——“嫦娥”探月、“墨子”观星,中国人竟真把古时的遥想,一步步走成了眼前的实事。这灯会里的凤画、花鼓、诗词典故,与头顶那轮“明月”,原是一脉的:都是在泥土里长出的念想,有的成了“非遗”,有的上了九天。

离场时已夜深,回头望去,那一片灯海静悄悄,像从明朝亮到现在,还要往更远处亮下去似的。阿力说:“明年还来。”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却想着,这些光,大约就是历史褶皱里藏着的、暖乎乎的东西吧。



《向天歌》 李昊天/摄

●阡陌流年●

## 一棵杏树

□简宏明

记忆里的有些事物,无论被岁月尘埃封存了多久,只要提起,就会在脑际里很快还原,然后一幕幕映放出来,就像发生在昨天,清晰可见,让人回魂。

记得小时候,我家门前菜地旁有一棵杏树。母亲说,杏树是飞鸟衔来的杏核长大的,因此格外珍惜。给菜地浇粪水时,总是忘不了要给杏树浇一瓢,杏树就这样渐渐长大了。

后来,因为一条通往打谷场的公路穿过了我家的菜园,菜园地从此成了公路。幸好杏树被保留下来了,站在公路边上。

再后来,我家在原宅基上建了院墙,并在院墙前面砌了房子,那时院墙前的房子叫前头屋,由于院墙的延伸,前头屋拉近了与杏树的距离。晚上睡觉时,我能听到刮风时树叶发出的哗啦啦声。从某种程度上说,杏树与我算是最亲近的伙伴了。

杏树挂果时,树下出其不意的事情就多了。

来了。

有一天清晨,一个孩子喊我去骑牛。我们家不是耕牛户,所以我感觉很稀奇,就跟着一起去了。那孩子在前,打着牛奔跑,我坐在他后面,感到非常刺激。牛就这样急急缓缓奔跑了一段路程后,他竟然将牛调头,回到了杏树下,稳稳地站在牛背上伸手摘杏子。没摘多少杏子,他的口袋就满了,他又打着牛一直往前奔跑,直至一处河谷里。老牛一边喘粗气,一边吃草。那天,骑牛的孩子一边吃杏一边笑,我一边骑牛一边笑,朗朗的笑声在河谷里弥漫飘荡。

有一个大热天,大人们从麦地里挑麦捆送到打谷场,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临近中午,也许是肚子饿了,回麦地时,他们绕道来到杏树下,用扁担和绳索敲打杏树。一阵过后,无数枝叶和熟透的杏子落了一地。他们都说杏子好吃。我看到一地的树枝和绿叶,实在是心疼。

可杏树到了第二年春天,被打落的枝叶也都满满地长回来了。那时我知道,杏树是经得起捶打的,他的生命力极强。

有一个晚上,父亲听到杏树上有人在叫喊。原来是一个爬杏树的孩子,不小心将衣服挂在树桩上,人悬空了。父亲带上手电筒,带着我去打谷场找一个犁田的耙。耙能当梯子用,平行两根木杠上衔有铁齿,踩着铁齿就能上下。找到耙后,我们一路向杏树走去。刚到杏树下,手电不亮了,父亲叫我回家修一下。我到家发现手电筒没电,只是一节电池被调头了,正疑惑着,见父亲已经回来。他说事情解决了,叫我睡觉。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叫我们一起送耙到打谷场,出门一看,耙还靠在杏树上。路上我问父亲,昨晚杏树上是谁?他说,手电不亮了,没看清。我正想问他电池调头的事,又被他打断了。这个未解之谜一直在我心中。

包干到户后,集体打谷场取消了,公路返田。我家恢复了菜园地,父亲专门购买桃树、梨树等果树,将菜园地变成了果园,那棵杏树也在其中。父亲不让摘这些果树顶上的果子,说都让给鸟雀吃,鸟雀衔着到处飞。我不知道“飞出去”的果核是不是也能长出树苗。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一次参加一个同学儿子的婚宴,酒桌闲谈时,一个多年要好的同学借着酒兴,说起小时偷杏子的事。他说那次爬树偷杏子,衣服被树桩挂住,那家人专门找来犁田的耙靠在树上,他一脚踏到耙头,一个箭步跳下,溜烟跑了,说完后哈哈大笑。我刚想说,原来是你,可想起父亲当年将手电筒调电池的事时,话又咽回去了。

过后,我想了很多,一直疑惑的心事,现在似乎明朗了。一棵杏树使我遇到了许多事,也让我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诗韵潮声●

## 我在太平桥上等你

(外一首)

□王国强

很多次,我来到太平桥上  
“在等你呢!”  
我将这所有的季节垫在了脚下  
如同太平阁展翅飞向天空的檐角  
为了能够看到远处的你

桥上的平安结在风中飘舞  
红彤彤的,那是心头跳跃的火焰  
太平井的水质依然甘甜  
如今,站在井旁丢下一声呼唤  
仍有阵阵回音传来  
打湿我们的双眼……

“在等你呢!”  
我盛来这鱼米之乡富饶的馈赠——  
陈浅的莲藕、马厂的笋牌  
广平的麻油、周岗的雪枣……  
还有那一泓千年不息的襄水  
为归来的你接风洗尘

我打开这盛世繁荣昌盛的画卷——  
畅捷的物流、宽阔的街区  
生态的农业、智能的厂房  
以及那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笑脸……

陪伴归来的你

桥上的石板在岁月中沉寂——  
曾经逼仄的街包城扩展为现代的都市  
太平坊前的舞台演绎着千年的变迁  
万籁齐发的檐声伴随时光波消逝  
伐陈战场上的锋刃化作尘土  
桥上的高垒难寻故人的踪迹  
可那段造福百姓的故事  
仍在金粉的街头巷尾传颂……

“在等你呢!”  
无论曾经风雪交织的寒夜  
还是如今柳翠莺啼的春日  
心中的热爱啊,从未远离——  
山河安澜、百业兴旺  
社会和谐、国富民强……  
这些,一直是我们最美好的祝愿  
是我们勇毅前行的决心

走吧,让我们一起手牵着手  
走在这太平桥上  
共同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祈愿  
走吧,让我们心手相连  
在浩瀚岁月的长卷上  
谱写新的诗篇!

## 三月春光

□魏玉军

春寒徘徊  
你携一缕春光  
漫步三月河畔  
独自享有这一河温柔的涟漪

春风浅笑  
谁将花苞轻轻握住  
藏着欲言又止的心事  
用一生温柔开成等你的模样

三月春光  
穿梭着既往不咎  
也藏着来日方长  
每一朵花都有独特的芬芳

我们并肩走在春光里  
阳光静静守在身旁  
请相信,春天  
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

